

史記校

中華書局

二十四

制

史記校

嘗讀史記即取漢書校之其中異文凡有數端或史記傳譌者或漢書傳譌者或漢書改史記而是者亦有改之而非者至其用字或史用古則漢用今史用今則漢用古互相觸發義蘊豁然惟紀年食邑首虜之數參差者大半有不可考者亦有可考年表而得者自愧疏慵未能詳考且字句間尙多不解俱錄之以就正君子至於微文大義概不及也

道光八年二月六日安邱王筠記

史記校卷上

五帝本紀

山西鄉寧縣知縣王筠撰

能明馴德即堯典克明峻德也馴順也可見子長所見尚書不作峻矣本篇五

品不馴殷本紀作不訓可見古讀馴為去聲故鄭注大學讀恂為峻也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史記皆改若為馴

夏本紀

此篇具載禹貢而兗州作沈可知兗為俗字天官書沈水名也兗無所取或作

後人遂放衰字為之形

鳥夷皮服其省山耶而島夷卉服同今尚書或島亦讀鳥耶

沱漭已道浮于江沱漭于漢書無字沱漭既道皆與尚書異惟浮于潛同周頌潛

釋文云韓詩漭魚池也然則古潛通漭

蟠冢導濬同說文

九山栞旅與說文小異行山栞木卽隨山刊木

乃更爲歌曰是讀賡爲更也與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不同案詩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或許誤以義爲音乎

殷本紀

祥桑穀下文云妖

郊祀志作妖是

不勝德可見祥卽妖也所謂散則通也又案郊祀志

顏注穀卽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

囚西伯事殷本紀以爲緣九侯之女周本紀以爲緣積善累德而出于崇虎則同或以西伯之竊歎卽其積善累德耶

伐飢國周本紀敗耆國宋世家滅阬阬國皆卽書之戡黎也惟所云是何能爲似指文王而言與殷本紀及尙書皆不同

鹿臺之錢似欠安古曰泉曰貨曰幣似周景王鑄大錢卽其始矣痔乃錢縛蓋其本義錢幣則借義案孟子以粟易械器是七國猶不改交易而退之遺錢特

從而權之耳秦始皇本紀曰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或第指秦耶則九府圜法在其先矣或謂但用錢買物無復抱布貿絲遺風耶則越絕書云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傷末直至終篇皆以錢計也當問之

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商容之爲人名瞭如矣鄭注禮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乃以爲商容貌之官是鄭君猶不免疏忽也後學可不敬慎乎

周本紀

魯天子之命書序魯作旅足證說文𠄎字注

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案穀之上生者苗也衣之下垂音裔也故借以爲子孫之喻

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案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而顓頊者黃帝之孫大業既爲顓頊之女孫之子不應少典是時有女可嫁也然案五帝紀曰神農氏世衰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蓋唐虞以前未有國號即以祖宗之號爲國號

此少典亦謂其後世也

鄭高渠眯鄭世家作彌同左傳

百里傒晉世家祁傒皆不同左傳蓋古人學皆口授不拘字形郝敬云古人用

字尙音誠眇論也

秦獲晉惠公將以祠上帝而周王爲之請此事左傳所無且道里頗遠恐無及

也

魏讎餘晉世家則同左傳案壽篆文從壽古疇字以音借用又高祖本紀讎

數倍是售即讎之省文可證讎壽通音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周本紀亦有此語但作十七歲封禪書同漢郊祀志作七十顏注曰七十當爲

十七又案老莊申韓傳亦作七十索隱曰自周以邑入秦在秦昭襄王五十年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

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案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孝文王即位三日而卒莊

襄王四年卒加以始皇九年計十九年而索隱云十七年者蓋不循踰年即位

之禮則昭襄五十六年之十月即莊襄元年莊襄四年之五月即始皇元年也
三代本紀皆叙遠祖於前而以禹湯文武繼之惟秦本紀另作一篇者則以前
面不可太略然較之始皇則略合之則重累不成體裁也然分之而文仍是世
家體故篇末總序始皇以下三世作結此亦不得已之極思也然割此篇入世
家則尤不妥矣是紀傳家苦處若編年家無此窒礙

秦始皇本紀

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左傳正義引漢書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

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

夫樊噲傳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傳又曰賜爵第七級與此互異未知誰譌八公乘九五

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

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案此二十級或似今之階若即

以爲官則丞相御史大夫僕射之類此中皆無之然據琅邪案拜爵不知以何

刻石五大夫楊繆列於丞相諸官之後則又似官名當問之

爲限想其時蓋虛銜或未必有限斷且二十級須粟二萬石民家安得許多粟也且始皇三年大饑四年蝗蟲蔽天約略計之粟當不賤始皇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卽以此爲率則千石直一千六百緡矣案越絕書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傷末故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然其下曰糴賈七十黍六十赤豆五十稻粟四十麥三十大豆二十則又上不至八十下至二十矣句踐始皇時代相近而穀賈相縣信乎南方多粟自古然也又所論上下之等獨稱糴爲上物糴者糴也后稷名官唐虞重之閱二千年猶沿其舊惟黍麥皆曰中物赤豆大豆皆曰下物而其賈縣殊又稻粟則曰令爲上物皆不知何說

不中用者盡去之案詩大東箋亦云不中用釋文無音是如字讀也今俗語猶然

決河亭水案短亭長亭皆人亭留之所故凡亭留皆用之後乃作停以爲別據狼狐蓋弧譌天官書所謂弧直狼也

項羽本紀

以故事得已班得作皆非

又不肯竟學以是知其能班刪學字是字皆短促

素信謹稱爲長者班少謹稱字則非注不可通下文聞先故未曾貴病同此

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少兩軍字上似是而下似非

角弟田間故齊將班少齊字非

西北至定陶班西北二字作比

諸別將皆屬宋義班少宋義欠明

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班改吾聞爲今是也事已確選不須言聞

夫被堅執銳班作夫擊輕銳其意別語亦促

士卒食芋菽班芋作半

項羽召見諸侯將班作羽見諸侯似少氣勢

身伏鉄質案鉄者今之鏑也質鏑牀也古詩所云稟砧也然砧似當作椹周禮射甲革椹質郢人運斤而曰臣之質已亡者似亦借此質砧又作礎以椹與礎通者非也

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班改期爲盟非墟作虛是虛從丘其訓爲邱墟詩升彼虛矣是也邑落必依邱原故曰墟落而入市曰趁墟也邑落頽廢必有凹凸之形故曰梓澤邱墟左定四年傳少皞之虛魯世家同殷虛衛世家作墟夏虛則又古人故址也空虛音吁邱墟加土音區似皆後人分別

繇使屯戍班作徭役屯戍似使字譌

輕折辱秦吏卒班輕下有重字似衍文

新安城南應到新安也班刪之何居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班破作屠非漢高約法三章豈屠城者且下文曰羽屠咸陽班亦從之一城須兩屠耶

鴻門之宴班不詳叙而入高祖之紀非也羽之亡決於此而漢高之興不專在此

呂后紀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已或亦呼爲兄耶不則寄字況白虎通兄況也或借兄爲況或譌況爲兄

國策聶政刺韓相只寫前後正刺時數句了之荆軻則細寫正刺時一事成一不成也史公於鉅鹿之戰用聶政篇法垓下之戰用荆軻篇法皆避熟就生之法

史公序封諸侯於前而後及義帝蓋得事實班倒置之於理體雖合而情事失矣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班刪之豈以韓王未得之國耶

漢王部五諸侯兵班部作劫史記高祖本紀亦作劫

閒行求漢王班少行字大氏此篇刪改多不如元文

是時彭越渡河班河作睢

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班無翳塞王三字是也長史欣爲塞王都尉翳爲翟
王又案下文亦止申明咎欣且云長史欣是史爲衍文

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班改作欣故塞王失之遠矣

至固陵班固作故

歌數闕班闕作曲

麾下壯士班麾作戲師古曰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字

願爲諸君決戰班君決作軍快似譌文

而不自責過矣班矣作失似譌文

孝文本紀

祠官祝釐釐字解同說文可見爲自古相傳之訓豪釐見禮記今人多用毫釐
結軼于道蓋借軼爲轍憶韓詩外傳有之

孝武本紀

凡云書者封禪書志者郊祀志

泰一臯山封禪書臯作澤案說文吳大白澤也蓋紀用吳字而譌臯臯又變臯也吳在亅部或古作舛至下文山字似羨文書作澤山君又以下文武夷君例之可見不當有兩山字

毫人薄誘忌書作毫人謬忌當是薄因毫而衍

荀子古者湯以薄

誘爲謬之誤書下文

有薄忌郊祀志作毫忌即此人

若麤然書廡作麟

詳弗知也書作佯不知

志宅處有陽不知

史公每以詳爲佯孟堅每以陽爲佯佯似俗

字

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書作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案上句似當從紀若天子熟悉其書文成未必孟浪至此下句似當從書其人者文成之人也若泛問他人安從知之

神君最貴者大夫書大夫作太一是也又書重壽宮字似當從紀

曰建元曰元光曰元狩三元字書皆無然此當互相證明以會其意不可增損
天道將軍印張齊賢曰書無此句蓋後有玉印此不宜重筠案志亦無之然前
冠以得四金印句去此則三蓋此爲金印後復以玉印重刻此文耳下文所云
佩六印蓋以四印加五利將軍樂通侯二印其重文者不復計也

晏溫志同書作曠暕

黃帝得寶鼎宛侯書侯作胸志作候

受此書申功書志功並作公

龍顛

俗作

拔墮

志作

黃帝之弓書志墮皆有重文案上墮指人下墮指弓紀蓋

脫文

筮篋書志皆作空侯

皆至泰山然後去書然後去作祭后土是也

依依震於怪物書脫依依

天賜赤六星志蓋

有芝生殿防內中書防作房案內即房也似複下文云甘泉防書作甘泉房中案宣防亦作宣房疑房古作防因譌

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書少衣上黃三字似脫

然風后封鉅書鉅作臣似鉅省作巨因譌臣志亦作鉅

律書

北至於留留者言萬物之稽留也案其次第正值昴宿詩維參與昴協稠猶為韻是古讀昴為留

箕之下無斗而有建星留之下無畢而有濁或濁即畢也

爾雅濁謂之畢

參之下無井

鬼而有狼及弧注即柳也張又在星之前天官書之列二十八宿也曰東宮蒼

龍房心而其次第則心房角亢氐尾箕次及南宮其次第與步天歌同次及西

宮惟觜在參下為異

其言分野一段仍先觜後參

終及北宮

步天歌以東北西南為次符乎天運

曰元武虛危

而其次序則危虛室斗牛女遺却壁宿分野有壁昂畢柳之名亦與律書異

歷書

神農以前尚已與五帝紀贊尚已同尚者遠也與所謂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其義一也俗師或解為尊尚非也

不可放物蓋即方物而仿佛亦其轉音

天官書

太一常居也前漢天文志泰一之常居也

隨句北端兌句案下文廷藩西有隋星五志作四曰少微隋他果反是隋為橢之

省而隨又隋之譌也橢即所謂鴨鰾形端兌志作端銳凡異文大氏志得其正

若見若不志不下有見字

或曰天一謂另有一星名天一與陰德近故連言之後凡言或曰者同

後六星絕漢志六作十七案步天歌亦六星志蓋誤